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四上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攡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九十九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卷四上

元　董鼎　撰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纂註史記后稷封于邰别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季歷生昌為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録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呉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嚴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輯録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

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 答范伯崇

纂註

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顏氏曰太者大之至○吳氏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六數桀罪未嘗斥為桀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為受 餘見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

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輯錄 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格言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

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輯録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人傑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謨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纂註

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為萬物一大父母也○孫氏曰天地

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為靈之靈者耳○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威大勲未集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剥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輯録

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邪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僩

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

絶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説文王事商先生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大猛耳蘇東坡説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説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説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説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横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大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並荅徐元聘

纂註陳氏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録盡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輯錄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謂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

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荅徐元聘

纂註　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林氏曰尸有餒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餒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由是也○林氏曰夷如原壤夷俟之夷紂不祀武伐之如葛不祀湯伐之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輯錄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

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天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妥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来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卓

纂註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敎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

罪者所不得而私也孟子引書曰其助上帝止厥志末句意少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纂註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案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

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息齋余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謂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帝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令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予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纂註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

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纂註 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纂註 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為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之不能為君師也末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永清

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天下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

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纂註

唐孔氏曰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

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纂註呂氏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自近者始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也○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呂氏謂未欲以軍法例約束諸侯恐不然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

輔謂巳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纂註張氏曰即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辭當如此戎大也如曰殪戎殷曰變伐大商○新安胡氏曰案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輯錄 馬氏曰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語註

纂註 葉氏曰夷人若與等夷也既有離德則視我塗人耳○張氏曰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之等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輯錄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　廣　莊仲問天視天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　文蔚

纂註

新安胡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

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巳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輯録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孟註纂註新安陳氏曰于湯有光乃武王之夸辭如所謂功光祖宗云爾孟註甚得本意蔡氏於湯之心為益明白之說議論雖深一步似失本文之意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

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纂註

老子禍莫大於輕敵○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者必有所增損潤色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書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愚謂勗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

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

纂註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益賛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亦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張氏曰天有福善禍淫之道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亦甚彰○新安陳氏曰蔡氏以顯道合五常言不如張氏得本文正意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痛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已乃笑夫欲妲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因奴中正之士輕褻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纂註公羊傳哀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古人有言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纂註 真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

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于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纂註林氏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偽於其間也○愚謂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又案三篇

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于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 今文古文皆有

纂註 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

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纂註林氏曰言曰不言月上本泰誓文也○孔氏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纂註

陳氏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来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蘇氏曰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大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陳肆荅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葢紂惑於妲己之言遂至流毒如此也 纂註孫氏曰泰誓言紂變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纂註之惡終于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于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做此纂註王氏炎曰六步七步凡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吕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

三軍一人如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来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纂註陳氏大猷曰用兵以節制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夏氏曰

使其役屬於我西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義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纂註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愚謂此臨戰誓師之辭杖鉞秉旄所以肅已之容稱干比戈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陳之禮也自勗哉以下又勉之以臨戰之勇撫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

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輯録

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叙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叙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吉羣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撿看又漢書歷志謂是歲有閏

亦是也荅滿子善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僩

纂註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輯録 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合但有五字差又曰越若来

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張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案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則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邪以湯誥考之此說為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惟豐刑為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

豈又若伊訓之方明邪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為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難盡信也孟康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亦不復本上文自有畢命矣又誤之甚也此恐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荅潘子善

纂註王氏日休曰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唐孔氏曰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馬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

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纂註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吴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

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纂註陳氏曰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唐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

衛要此舉其要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盖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輯録義剛問生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魄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邉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半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盖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

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覓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註荅天問夜光何德章可參考

纂註 新安陳氏曰諸家多謂生覓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覓十六日既生覓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覓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于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懐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輯録 雉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便敎他助祭

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　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要考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强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虞芮質厥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廣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　璘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

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来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孟註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畀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説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来人把文王説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説来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説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

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建都自據有其土地這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内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 賀孫

纂註 新安陳氏曰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常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来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

後述以有令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竊歎遂執而因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邪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泰誓上傳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没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厎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厎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馬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

亂謀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名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盖仁人自商而来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来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纂註林氏曰稱有道曽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已乃有道之人之曽孫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曽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曽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曽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曽孫○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曰俾使也無不相率以為已使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

肆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黄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来筐篚盛其玄黄之幣

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輯録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孟註纂註陳氏曰成命一定不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為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詩中士多連女言之○新安胡氏曰傳采或曰玄黃之說非也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戎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

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輯録

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曰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書說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好殺也卓扸或作鹵楯也孟註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剛一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

纂註

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血流漂舂杵甚之言○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膠鬲去而雨甚王遂行曰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

止畢陳○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佑已而勝之此謂俟天之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為之資耳○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愚謂漢高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闕文輯録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祖道曰看来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来猶做工夫且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丕顯旁求俊彦刻盤銘

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来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且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以此見得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

纂註新安陳氏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此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吕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為哉無為而天下自治可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無為之治乃恍然若存焉○唐孔氏曰此篇體裁異於餘篇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案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令以上文及漢志曰

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葢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来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葢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辭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輯録

武成月日譜　一月以孔註推之當是辛卯朔壬辰旁死魄孔註云二日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三日戊午師逾孟津二十八日二月若前月小盡則是庚申朔大盡

則是辛酉朔癸亥陳于商郊庚申朔則是四日辛酉朔則是三日甲子勝商殺紂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閏月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蓋以一月壬辰旁死霸推之若不置閏則下文四月無丁未庚戌矣其說是也○若前兩月俱小則此月己丑朔一大一小則庚寅朔俱大則辛卯朔三月若前三月俱小則戊午朔一大二小則己未朔二大一小則庚申朔俱大則辛酉朔然閏月小大計必無辛酉也四月若前四月俱小則丁亥朔一大三小則戊子朔二大二小則己丑朔一小三大則庚寅朔哉生明王來自商三日既生魄諸侯受命于周十六日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或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恐經誤丁未祀于周廟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右以孔註漢志參考大抵多

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霸與丁未庚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霸推之則二月之死霸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霸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霸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於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粵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註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案張霸偽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為古文說見書序疏中

考定武成次序惟一月壬辰止讀者詳之

並見傳書說

纂註 愚案近歲括蒼鮑氏復有定本謂古竹簡一行十有三字偶當句斷處差互四月至豐一節以武成一篇每行十三字寫該三十五行少一字掇王若曰止萬姓悅服一十三行在厥四月止受命于周六行之前或以為然姑備一說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輯錄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

庶徵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格言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經說說洪範曰看来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是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麽零零碎碎賀孫纂註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

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絶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輯録 伊川説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説一字錯下面十有三祀字是洪範本文見得武王釋箕子因了問他若十一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是遲遲此説頗是 經説

纂註 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張氏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為重即就問箕子孟子所謂不名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歟○愚案西山蔡氏有洪範説傳多用之餘見纂註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

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輯録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東齋集傳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言重其荅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荅蓋曰洪範九疇

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輯錄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為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鑑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猶言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邪未知林說如何望折東荅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說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荅潘子善

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畀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東齋集傳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欲一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自修問比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荅曰固是大雅圖書源委詳見易學啟蒙纂註蘇氏曰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蘇氏曰五行一疇爾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呂氏曰洪水湮而五行汩便見五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何嘗斁此只就鯀身上說自斁一身之彝倫爾○陳氏曰九疇謂之彝倫蓋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之天下則為彝倫勒之於書則為洪範○真氏曰範圍所負者數

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令九疇是也○節初齊氏曰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

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輯録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個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僩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皆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

之以福極其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可學凡數自一
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
五亦在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前四者乃一五
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
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
南豐所說惟此說好節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是
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
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
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
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德雖
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
故次七曰稽疑並東齋集傳民之有福君所當嚮民之
有極君所當畏道夫

纂註

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欽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

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言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麤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得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歲至歷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以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我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我之得失於民也○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張氏

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

○復齋董氏曰董仲舒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纚若可信然其所配止於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拘泥不通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其一而無所當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眉山蘇氏雖不若漢儒之鑿然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

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輯録

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東齋集傳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德明潤下潤溼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東齋集傳問如何是金曰從

革對曰是從人之革荅曰不然是或從或革爾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大雅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僩從革作辛是其氣辛辢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纂註

介軒董氏曰大抵天地之間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之質形於地是為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為春夏秋冬土寄旺於四季而名曰沖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

身者為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舍於人身者為仁義禮智信質者其𧓍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薇菴程氏曰五行者八畴之體八畴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溼一燥燥溼之流為水燥之爍為火溼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即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為二五行以土穀合為一○蘇氏曰潤下至稼穡皆其德也○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而

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新安陳氏曰案蔡傳於稼穡獨以德言而其說皆本蘇氏上四者以性言則不本蘇氏遂覺德字下得未順西山說於此云土之性不可以一二名而其用盛於稼穡稼穡所以養民也却元不用德字。愚謂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熟壞亦酸木擦齒酸之說恐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

者通乎微也肅人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人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輯

錄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内而言之則聽内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内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内此其所以為次序也　僴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外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　外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　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呉人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八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滋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　僴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

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容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容　賀孫　乂謂理治　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並東齋集傳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道夫

纂註

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蓋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斷決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觀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蘇氏洵曰經之次第五行以

生數至於五事求之五行則相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克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右洪範論東坡亦同○西山蔡氏曰貌言視聽思五行相克之序也即五常之序也貌以生為木言之斷為金視以明為火聽以聰為水思以通為土皆自然之理也○蘇氏轍曰人之身蓄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黄帝以来言之詳矣醫者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為金聽為水得之矣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勉齋黄氏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

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使自胎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薇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黄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峙而為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

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案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五行五事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以土為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之效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於肅乂哲謀聖矣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

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益於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漉乎 內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来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纂註 唐孔氏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為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之說非是○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四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纂註　唐孔氏曰五紀五者為天時之經紀也○王氏曰歷者所以紀數○嶽菴程氏曰與庶徵相關而不同者彼以徵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

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輯録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答項平父令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

理泳皇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但緣聖人做得樣于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於極者君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　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人傑

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

行則為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人君先正其身故人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為大中則與五事似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大中正五事猶相通說今之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無所可否經說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為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的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賀孫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泳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

有中意荅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歛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陸子靜荊門軍曉諭乃是歛六極也德明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荅梁文叔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餘見後皇極辨

纂註

漢五行志曰皇君也皇極謂人君所建之中○蘇氏曰至而無餘之謂極○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徽庵程氏曰皇極者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新安陳氏曰五居中固合五行之數而極者

仁義禮智信之至五性亦合五行之理五行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以五行之理統會之也有極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而無形可見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錫汝保極萃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九峯蓋用父說而不用師說辨中雖不免析錫汝及保極為二義然錫汝對上數錫有眼目又君長為標準之說有意味辨較優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輯錄見後皇極辨

纂註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作則斯道靡墜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輯錄有猷有為有守是有德之人泳　餘見後皇極辨

纂註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孔

氏謂汝當安汝顔色以謙下人兩而字皆指武王言假容色以俯就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輯録見後皇極辨

纂註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

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廪禄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禄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禄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輯録 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嘗疑正人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常産有常心者有異泳 正人與辨傳異餘見後皇極辨

纂註 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大以奬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說引康誥惟厥正人以為官之長者為安於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相協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二福字只當與上文斂時五福作一樣說蔡氏用古註爵禄之說使人疑焉作汝用咎辨加一報字未曉此句蔡傳為優無好德則福之本已撥君雖錫之彼無以受之矣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為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福

皆為有位之人言然於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為民言也則錫雖錫為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又案辨欠分別民人三德疇人頗辟民僭忒其證甚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

其極也會者合而来也歸者来而至也此章盖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輯録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覆說只是得人反覆思量入心来則自有所見矣大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泳餘見後皇極辨

纂註

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平平坦夷之意○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

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新安陳氏曰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呂氏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唐孔氏曰天下歸仁焉此歸意與彼同○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中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新安陳氏曰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相照應謂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息齋余氏曰下章傳指此章為敷言恐未必然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輯錄 見後皇極辨

纂註 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更端之言○孔氏曰以皇極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蘇氏曰天

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詳詳也麤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彜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也○新安陳氏曰自此以上皆身敎也凡民於皇極未易悟箕子欲武王不以身敎廢言敎耳○息齋余氏曰傳此節易師說似胥世令民誦五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輯錄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

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内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

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表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

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

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敎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

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試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居中而不可直謂之中中之得名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名之義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

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来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余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

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人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輯錄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僩

纂註

張氏景曰三德馭臣之道見下文○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不剛不柔為正直蓋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剛三德如是當人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患剛克之至於亢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

於中患柔克之至於懦於是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於中其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新安陳氏曰蔡傳云習俗之偏以彊變言氣禀之過以沈潛高明言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威福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纂註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為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主威之不下移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纂註新安陳氏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傚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輯錄** 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東齋集傳纂註孔氏曰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使為卜筮之事○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輯錄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龜用二即蓍雨霽蒙驛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木驛即土克即金也潛

案五兆配五行與傳二同三異俟考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

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輯錄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胡叔器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先生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輯錄

衍推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

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東齋集傳行疑是過多剩底意思感是差錯了個

篹註

王氏曰推衍其義以極其變也如觀之否則占九四之變大有之睽則占九三之變○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為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為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為主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篹註

唐孔氏曰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註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叙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敝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

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為重而龜為尤重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輯録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著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輯録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輯録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輯録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輯録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輯録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内事則可外事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賛易極著蓍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輯録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以上並東齋集傳纂註王氏

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張氏曰決疑主於蓍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既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數在躬啟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名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歷。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又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

否苟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為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人自有不然者○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人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吳氏曰天下之事卿士庶民皆不可而猶有吉者蓋自古未之有也使箕子之說行後世人君將有棄卿士忽庶民而惟龜之從邪說異議得以乘間而入天下自此多事矣此蓋商俗尚鬼習聞其說遂信不移雖箕子之賢不能拔於流俗也○愚謂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可否固已黙成於胷中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

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懼與戚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已不從亦有已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是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八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非茫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闕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晅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

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顔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葢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𨋩録自五行而下得其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道則有衆休之徵失其道則有衆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四夫尚然況人主乎　六者庶徵之目　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蕃豐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並東齋集傳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

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先生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泳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為時咎徵為恒不應獨舉休徵且方自庶徵何得遽言時邪東齋集傳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恁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纂註

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游氣之聚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為之備謂

皆有而不闕叙謂應期而不亂○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唐孔氏曰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下言百穀用成

此言庶草蕃廡草茂盛則穀必成矣舉輕以明重也○西山蔡氏曰貌木其徵為雨言金其徵為暘視火其徵為燠聽水其徵為寒思土其徵為風曰時者五者與歲月日各以時應也○徽庵程氏曰庶徵之目六有氣與候之分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也時五行之候也五者来備以下言庶徵之氣時謂歲月日時之時王省惟歲以下言庶徵之候氣以驗皇極之得失候則并驗乎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也一得一失有則俱有氣候之以類應者亦如之不必如漢五行志之支離也○新安陳氏曰時有二説孔説指為時雨時暘之時但該後一半

不着程氏本王林之說以氣候二字分之其論遂闊大該貫然孔說亦當存之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闕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葵初王氏曰案吳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序與五行五事相符引諸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雨木氣猶未當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潦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輯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

僭差豫急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輯録

今人讀書粗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人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

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賀孫

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人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

雨之類又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東齋集傳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時舉竊以為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髣髴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静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恒雨恒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恒暘恒燠恒風應之末知如此看得否荅曰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周偏

纂註林氏曰五者中節五福之證不中節為六極之證來備以叙非其自爾是君咎過之證也休休嘉之證也極備極無亦非自爾是君咎休咎在此而徵驗在彼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恒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

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不自省也○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常雨若乂之反為僭政不治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暘若哲之反則猶豫不明故為豫豫則解緩故常燠若謀之反則不深容而急躁急則縮栗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為蒙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銷水旱之灾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於君一念之微○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

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將以防其君之失適以啟其君之惑○伏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輯錄

王省惟歲言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僩問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僩

纂註

林氏曰自五者來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以下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後為

五紀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别為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新安陳氏曰此曰字蓋更端而言庶徵之候卿士師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歳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歳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歳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歳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歳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歳者著其小也

輯録此覆説時之徵歳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歳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歳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為咎徵

東齋集傳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

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人之休咎繫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輯錄問庶民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個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說以喻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並東齋集傳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敵

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倜

纂註 西山蔡氏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多風為旱移而西入于畢則多雨為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

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寒燠風既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于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新安陳氏曰案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息齋余氏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於此不言歷數者歷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歷數所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日食議中有歷與占之說甚精○沈存中曰歷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常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

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黒籌以別正負之數歴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以輯録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之急緩為先後

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

東齋集傳

纂註

孔氏曰壽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故傳言之未必有正文○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

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為富不仁作偽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為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為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為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為世耇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

禄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於建皇極哉○王氏炎曰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為福賤者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蔵庵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繫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輯錄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東齋集傳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好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踈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

其類也攸好德卻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云云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說夏唐老九疇圖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個

纂註

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於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息齋余氏曰六極大率五福之反好德無反者求在我者也○愚謂自初一曰五行

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已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敘是何以叙彝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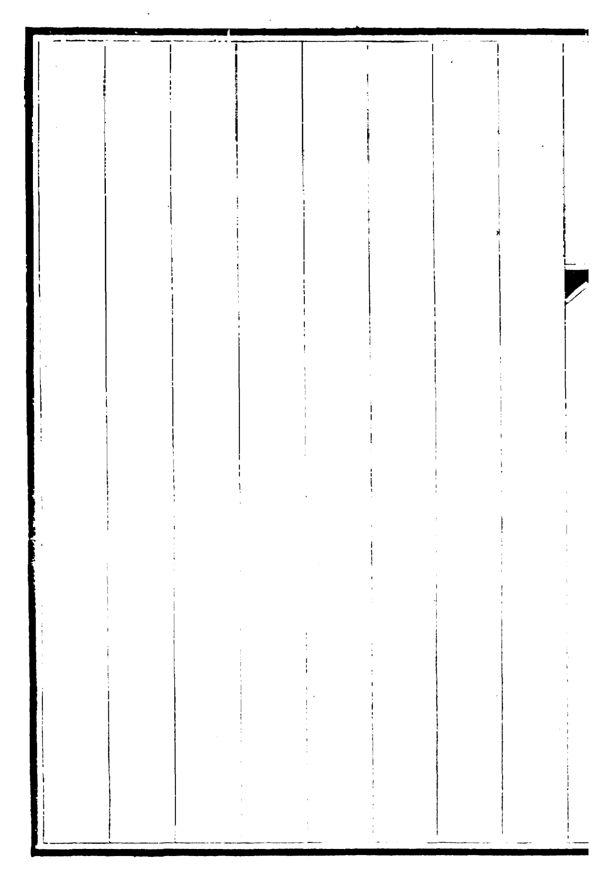
書傳輯録纂注卷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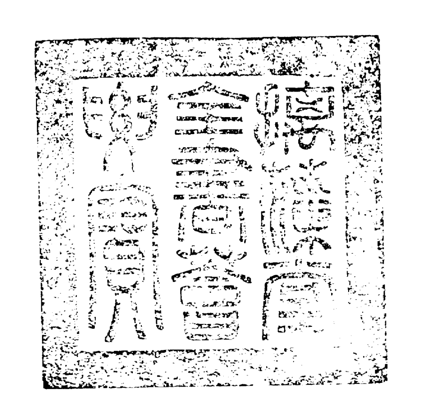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五十六頁前八行則暘爲火矣刋本暘訛

煬今改

第六十六頁前五行葢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刋本五行陰陽互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